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五十五 五十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七十八 史部

前漢書卷五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史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者婢

女之總稱也媪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爲衛氏師古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衛媪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稱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爲兄弟數妄增也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

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迺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宫中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師古曰逆取曰篡故得不死上聞迺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

即陳平曾孫也上名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衞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蘢城師古曰蘢讀與龍同○宋祁云浙本蘢字從竹者無龍音後人誤作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衞尉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内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師古曰仍頻也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衞夫人有男立爲

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師古曰高闕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黄河之南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建築之也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宋

祁云姚本改鈔作劒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衆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允也〇宋祁曰注文城字下當添壘字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爲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絶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如淳曰絶度也爲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

名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衆也一曰醜惡也訊音信敺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戸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比頻也所殺畧甚衆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内史李沮為彊弩將軍文穎曰沮音狙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

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

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工郎反）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

傅校獲王師古曰傅讀曰附言敎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幡耳不名校也封敎為合騎侯晉灼曰猶冠軍從票之名也都尉韓說從大軍出窴渾服虔曰塞名也師古曰說讀曰悅窴音田渾音魂○劉敞曰大軍當云大將軍至匈奴右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言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別統衆也搏戰獲王師古曰搏戰擊戰○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封說為龍頟侯師古曰頟字或作額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窌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奅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窌音普教反奅亦同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侯校

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爲陟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内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戸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内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

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去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正軍正也閎名也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師古曰言衆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喪盡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今建

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師古曰月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删）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諷）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劉敞曰當云詣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遥則不當其義也○宋祁曰票姚當作本音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並同○劉敞曰大將軍衍將字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

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産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産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行音胡浪反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亦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也比類也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爲終利侯騎士孟巳有功賜爵關内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爲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曰史記云甯乘齊人將軍所以功未甚多

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親母也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廼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讀曰導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宋祁云三越本作一元狩三年春○宋祁曰三越本作二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隃烏盭師古曰隃與踰同盭

古戾字也烏盭山名也討遬濮師古曰遬古速字也遬濮匈奴部落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師古曰攝讋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者則赦也讋音之涉反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音距依反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中山關名也李奇曰鏖音麃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爲鏖糟文穎曰鏖音意曹反師古曰鏖字本從金麀聲轉寫訛耳鏖謂苦擊而多殺也皋蘭山名也言苦戰於皋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晉說文音皆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鏖麀牝鹿也音於求反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音上

列反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渾音下昆反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王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許虯反屠音儲○宋祁曰舊本多作天祭金人作祭天者非是刊誤亦改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下皆類此也○劉奉世曰詔書以為全甲則不應兵失亡至七分也匈奴人數又何由知之元狩四年出塞馬十四萬及還不滿三萬則非減什二矣然則率蓋謂軍興財用大率以減少為功故四年詔既言率減什二遂云取食於敵而糧不絕功相因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

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師古曰軍行而輭稽留故坐法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爲祁連祁音上夷反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張晏曰鈞耆居延皆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船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鄭氏曰鱳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

說非也此鱳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胡王也師古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塗○劉敞曰衍單于字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鷹擊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右千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

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髙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煇音暉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删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去病所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鋭○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然亦敢深入常

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爲要約來言之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

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如淳曰漯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漯音吐合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文頴曰呼毒尼胡王名也鷹庛爲煇渠侯文頴曰鷹音鷹疕音庛廕之庛師古曰疕音匹履反其字從疒非庛廕之庛疒音女革反禽棃爲河綦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棃今此作禽棃轉寫誤耳大當戶調雖爲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雎今此傳作

（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者）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犇於率（師古曰萌字與甿同犇古奔字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堪戰陳）誅獟悍（師古曰獟健行輕貌也字或作趬悍勇也獟音丘昭反又音丘名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離遭也）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度幾亡患（師古曰重興軍旅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

役適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一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宋祁云姚本於此下有臣瓚曰沙上曰幕李陵歌曰經千里兮渡沙幕十五字令大發卒其埶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

屬去病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廼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平陽侯襄爲後將軍師古曰曹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廼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値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爲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

自環爲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戈反冒音莫克反昏漢匈奴相紛挐師古曰紛挐亂相持搏也挐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大相殺傷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

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顔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飤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别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也大將軍引還過幕南廼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爲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爲單

于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其衆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吕反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服虔曰葷音薰葷允熏鬻也堯時曰熏鬻周曰獫允秦曰匈奴師古曰葷字與薰同鬻音弋六反約輕齎絶大幕師古曰輕齎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齎糧食少也一曰齎字與資同謂資裝也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以誅北車耆晉灼曰王號也轉

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歴度難侯師古曰山名也濟弓盧晉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戸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爲墠祭地曰禪也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絶師古曰卓亦遠意以五千八百戸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興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師古曰檮音籌其字從木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博

德爲邳離侯北地都尉衞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剸王伊即靬師古曰剸音之兖反靬音居言反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爲杜侯伊即靬爲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戸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鼓旗賜爵關内侯解食邑三百戸敢二百戸校尉自爲爵左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

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黄金百斤惠爵關内侯兩軍之出塞塞閲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迺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禄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滎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師古曰顧念也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不恤視也其從軍上爲遣太官齎數十乘師古曰齎與資同解已在前也旣還重車餘棄粱肉師古曰粱粟類也米之善者重音直用反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師古曰振舉也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蹵蹋而戲也蹋音徒獵反鞠音鉅六反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讓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

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色也爲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義見諡法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也子嬗嗣師古曰嬗音上戰反嬗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歳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歳冠軍侯國絶後四年元封五年

青薨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歳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皇后言之上廼詔青尚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爲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〇宋祁云

浙本盧作盧

最大將軍青師古曰最亦凡也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宋祁云景德本無益字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爲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别爲將而出征也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日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

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爲騎將軍○宋祁云十二歲景德本作八歲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當斬○宋祁云景德本無失字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

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十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劉奉世曰武紀敖自余吾還明年太始元年有罪要斬與此不同必有誤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

李沮雲中人沮音沮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内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

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爲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侯武帝立十八年爲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祋栩人師古曰馮翊之縣也祋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栩音許羽反武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二年賜爵關內侯黄金百斤明年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師古曰以善御得見因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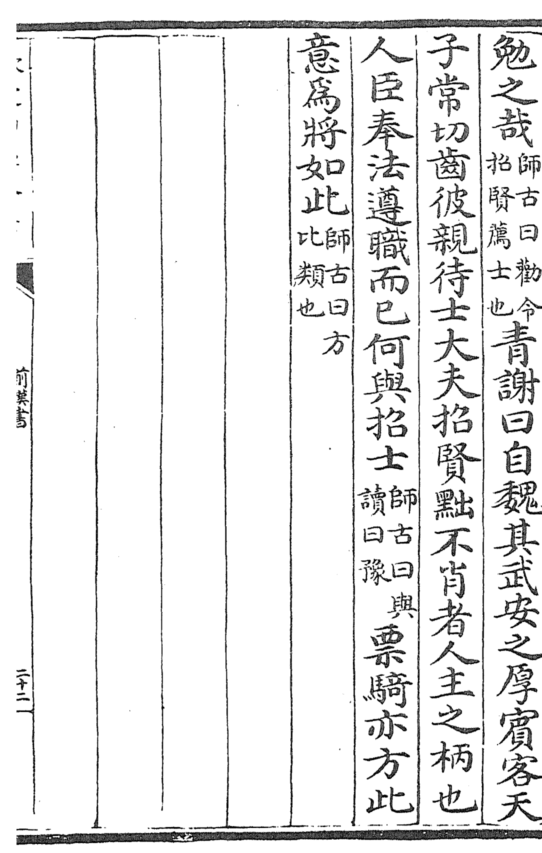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師古曰冊出為票姚校尉也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

戸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爲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
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
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票騎將軍司
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
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爲浞野侯
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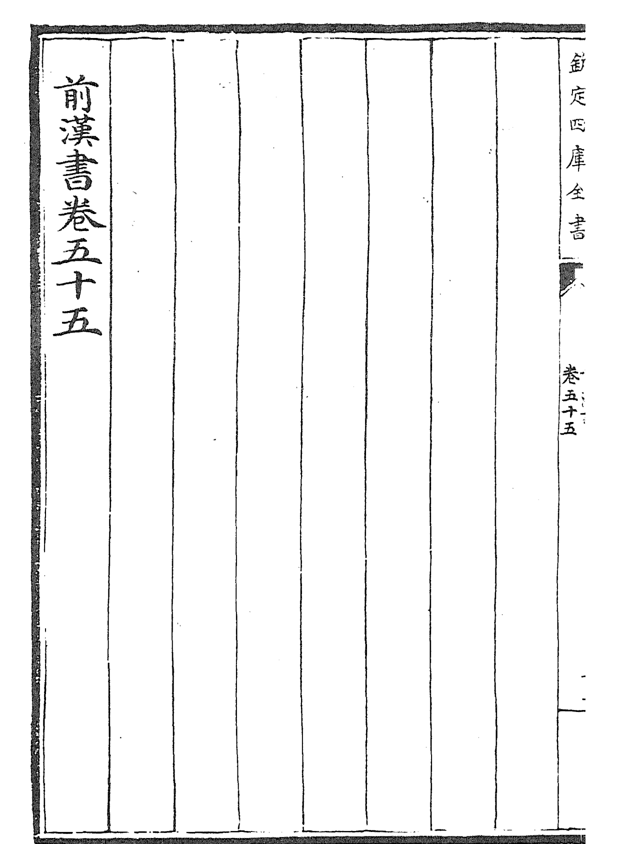
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宋祁云越本國作定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師古曰言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



勉之哉師古曰勸令招賢薦士也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讀曰豫票騎亦方此意爲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



前漢書卷五十五

前漢書卷五十五考證

衛青傳平陽侯曹壽注師古云云○臣召南按史記曹相國世家參曾孫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本傳後文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事與史記正合然則壽即時之別名也

三千一十七級○按史記作三千七十一級又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史記作三千戶又益封八千七百戶史記作六千戶

都尉韓説從大軍出窴渾○臣名南按應云從大將軍脫將字耳又按窴渾史記作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庾以地理志核之朔方有窳渾縣爲西部都尉治有道西北出雞鹿塞此窴渾當即窳渾也

封蔡爲樂安侯○臣名南按表作安樂侯又封朔爲陟軹侯史記作涉軹侯而功臣表但作軹侯又不虞爲隨成侯表作隨城侯又中郎將綰史記無此四字

正閎長史安注張晏曰正軍正也○胡三省曰凡軍行

置軍正掌舉軍法以正軍中劉昭志大將軍長史秩
千石

霍去病傳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臣召南
按冠軍初無此縣名武帝褒去病功以南陽穰縣盧
陽鄉宛縣臨駣聚爲冠軍侯國解見地理志二千五
百戶史記作千六百戶又封賢爲終利侯史記及功
臣表作衆利侯

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括地志曰焉支山一名

删丹山在甘州删丹縣東南五十里王楙曰合短兵

下史記無鏖臯蘭下四字

全甲獲醜○臣名南按此文上史記無鋭悍者三字則

以誅全甲爲一句此傳則鋭悍者誅爲一句全甲獲

醜爲一句

使人先要道邊○按史記作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

報天子要邊文雖繁而情事曲折具見

登臨翰海注張晏如淳云云○臣名南按翰海北史作

瀚海即大漠之別名沙磧四際無涯故謂之海張晏如淳直以大海北海解之非也本文明云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則其地正在大漠安能及絕遠之北海哉且塞外遇巨澤大湖通稱為海如蘇武牧羊北海上寶憲追至私渠北鞮海皆巨澤大湖如後世稱闊濼海之類非大海也

師率減什二〇什二史記作十三又會與城史記作會與城又封博德為邳離侯史記作符離侯北地都尉

衛山史記作邢山

惟西河太守常惠○臣名南按此常惠與從蘇武北使

後封長羅侯爲右將軍典屬國者别是一人

爲特將者十五人○史記作十四人

公孫敖爲騎將軍○凌稚隆曰史記作爲驃騎將軍與

去病同官非也漢書去驃字是

前漢書卷五十五考證

前漢書卷五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師古曰雖有園圃不○劉氏曰久衍字

竊視之言專學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師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極尊之位至美之德也○宋祁曰浙本至尊下有之字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師古曰罔亦無也極盡也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師古曰皇暇也康樂也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師古曰永深也惟思也統緒也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總謂四方在外者公選謂以公正之道選士無偏私也欲聞大道之要

至論之極師古曰極中也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褎進也爲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褎然盛服貌也詩邶風旄丘之篇曰褎如充耳褎音弋授反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宋祁曰淳化本作制禮按古本無禮字下云韶勺寧有禮字存之不成文洽一作治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師古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師古曰勺讀與酌同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師古曰筦與管字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師古曰陵夷言漸積替也解在成紀○宋祁曰行字

古本作作作字今浙本亦有作字又一本題云又云桀紂之行語意常苦不了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師古曰反還也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師古曰操執也誖乖也統緒也操音千高反與讀曰歟後皆類此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師古曰息止也烏虖師古曰虖讀曰呼嗚呼歎辭也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師古曰屑屑動作之貌補益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

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夭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師古曰燭照也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師古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師古曰登成也○宋祁曰古本飾作飭德潤四海澤臻屮木師古曰臻至也屮古草字也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師古曰祜福也音怙享鬼神之靈師古曰爲鬼神所歆饗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師古曰施亦延也洋音羊施音弋豉反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

別其條勿猥勿并（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一疏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愼其所出廼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師古曰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怪異

以警懼之[師古曰省視也]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此下亦同]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宋祁曰越本無立字]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也解讀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茂勉也]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仁義禮樂皆其具

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著明也易音弋豉反著音竹筯反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宋祁曰古本齊作並夫

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亦類此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劉敞曰當云不可

得反其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宋祁曰古本流字上有而字存而句緩而文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劉奉世曰復當爲覆聲字之誤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言脩德者不獨空爲之而已必有近助也皆積善絫德

之效也師古曰絫古累字及至後世淫佚衰微師古曰佚與逸同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敎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中音竹仲反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盭古戾字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以喻造瓦冶以喻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宋祁曰古本齊作丝孔子曰君

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屮上之風必偃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人之從化若草遇風則偃仆也○宋祁曰風也屮也越本無兩也字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甄音吉延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綏之斯俫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也言治國家者安之則競來動之則和悅耳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音之成反○宋祁曰正越本作之盛反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

書春王正月之一句也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蘇林曰卒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

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辭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

也○宋祁曰辭古本作解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

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又有能致之資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

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敎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敎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敎學之處也所以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敎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師古曰漸謂浸潤之也摩謂砥礪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敎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呂反復脩敎化而崇起之敎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

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恶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爲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秦所行乎顓與專同故立爲天子十四歳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宋祁曰濟古作泲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恶人民嚚頑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爲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絶也扞拒也冒讀如字又音莫克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

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圬鏝也所以泥飾牆也言內質弊壞不可脩治也圬音一胡反鏝音莫干反令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宋祁曰越本甚作其甚與其小差則成誤矣然其字施於此則未安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

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宋祁曰越本無上一善字然善治要須複語不容上言治而下言善治也浙本亦同有善字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禄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禄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宋祁曰越本飭作飾下亦同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

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宋祁曰景德本冊作策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文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廡巖廊謂嚴峻之廊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宋祁曰古本浙本廊並作郎余按廊本作郎後人加广而俗人作郎則驚而不喜更改爲廊吁可惜耶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昊字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師古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

盾玉爲戚把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師古曰言意趣不同或曰良玉不瑑師古曰瑑謂彫刻爲文也音篆下皆類此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烈誅殺甚衆天下空虛也耗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闇亂音莫報反烏虖師古曰虖讀曰呼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覺音工孝反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法也永思所以奉至尊

章洪業師古曰永深也章明也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謂勤力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令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師古曰氛惡氣也充滿也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師古曰遂成也○宋祁曰濟古作泲下同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師古曰貿易也渾殽雜也貿音武又反渾音胡本反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一曰審也○宋祁曰古浙本有意字他本無但云庶幾乎則促而不緩必待意字句乃自安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

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師古曰牽於文繫謂牽於文吏之法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方謂道也各悉對著于篇師古曰悉謂盡意而對也毋諱有司師古曰言不當忌畏有司而不極言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師古曰究極也磋音千何反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宋祁曰古本位字上有在字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

（曰從音千容反中音竹仲反）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讀曰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師古曰韶舜樂也孔子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

入於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天下耗亂萬民不安師古曰耗不明也音莫報反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臣瓚曰皆文王賢臣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也濱音賓又音頻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顯示也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

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樂也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釆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遜順也固陋也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項橐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知日有益於政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以試其材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宋祁曰古本流作沵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師古曰申申不害也商商鞅也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

○宋祁曰景德本無天字古本有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宋祁曰景祐本無空言二字古本有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師古曰憯痛也音千感反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以政法教導之以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愧也○宋祁曰古本齊作亝此之謂

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説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説讀曰悅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髙明矣○宋祁曰浙本尊作遵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髙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曽子之書也曽子曽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

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一曰砥礪其行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宋祁曰景祐本瑑作琢當從此本）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敎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宋祁曰古本流作沠）故

師師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師古曰差次也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

師古曰害猶妨也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絫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

官録德而定位師古曰録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寛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宋祁曰浙本之字下有曰字二曰雖相重史體則然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師古曰徵證也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虖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師古曰寖古浸字寖漸也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宋祁曰所以予按古本無以字語徑易了浙本道作遺文典可從作道傳寫誤耳然而文采未極豈惑

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師古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與皆讀曰歟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祖始也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師古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反復重言之也復音扶目反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仲舒復對曰臣聞論

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惟聖能之○宋祁曰景祐本注子夏作孔子）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含同殊異也）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

愛而亡私師古曰溥徧也音普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

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

○宋祁曰犯法古本浙本並作法犯予謂法犯罪多語中輕重自偶易之非是

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

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陳設其序粲然有文以相接師古曰粲明貌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師古曰食讀曰飤衣音於既反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性生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

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善道以為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師古曰循順也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師古曰晻與暗同是以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虖深山孟康曰舜耕於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

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愼至微則著明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翼翼恭肅貌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愼也業業危懼也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

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鄉讀曰響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亡也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音扶目反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道

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師古曰眊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捄古救字）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虖（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救謂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爲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宋祁曰浙本云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其損益可知也當考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劉敞曰致當屬下句陛下有

明德嘉道憝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師古曰休美也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爾師古曰廑與僅同僅少也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耗音呼到反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

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與讀曰歟詭違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返謂還歸之也黨音他朗反○宋祁曰姚本古字上有於字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浙本同有上字據注亦當有只云予之齒者是通上下殊非義理也傅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傅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是所受大者

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嗸同音敖嗸嗸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師古曰載亦乘也家溫而食厚禄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畜讀曰蓄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師古曰蹵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揎謂轉蹇蹴也蘇林曰朘音鐫石俗語謂縮肭爲朘縮師古

曰孟說是也揎音宣瞅音子六反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師古曰羨饒也讀與衍同音弋戰反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菜曰茹音汝曰吾

已食禄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師古曰紅讀曰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節音才結反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

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速之貌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易解卦六三爻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爲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爲也春秋大一統

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係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

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種也蠡范蠡也種音之勇反蠡音禮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粤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一也大夫種二也范蠡三也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采邑之名惠謚也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師古曰徒但也況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屮稾未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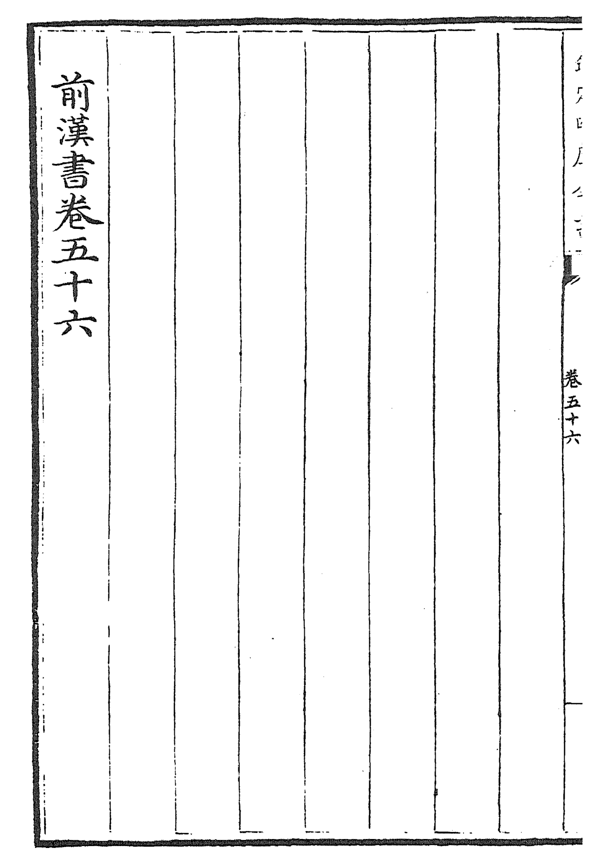
師古曰所作起草爲稾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名視諸儒師古曰視讀曰示仲舒弟子吕步舒○宋祁曰古人舒作昌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師古曰攘卻也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觀相也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師古曰素聞其賢也大善待之○宋

祁曰古本大字下有儒字且謂依古本存儒字則顔不當於仲舒下作注此蓋顔注時已失儒字矣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争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産業以脩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宋祁曰古本無如字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師古曰校音下敎反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

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杯音布回反蕃音扶元反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掇采拾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師古曰伊伊尹呂呂望也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筦筦仲也晏晏嬰也伯者齊桓晉文之屬也伯讀曰霸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師古曰耦

對也○宋祁曰越本無乃字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師古曰事見論語噫歎聲也言失其輔佐也噫音於其反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師古曰漸浸潤也游子游夏子夏也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前漢書卷五十六

前漢書卷五十六考證

董仲舒傳廣川人也○臣召南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棗强縣有廣川鎮與景州相近即漢廣川故縣

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注今文尚書泰誓之詞○按伏生今文無泰誓篇此僞泰誓文也西京諸儒並信以爲真故白魚赤烏之說司馬遷亦据以入周本紀

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臣召南按仲舒對策之

年先儒疑而未定漢書武紀載於元光元年與公孫弘並列既失之太後通鑑据史記武帝即位爲江都相之文載于建元元年與嚴助並列亦失之太前若以仲舒此文推之則在建元五年也計漢元年至建元三年爲七十歲而五年始置五經博士即傳所謂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也至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即傳所謂州郡舉茂才孝廉也若在建元元年豈得云七十餘歲乎

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臣召南按泄庸師古無注疑即國語所謂舌庸者與苦成文種范蠡皐如並爲大夫稱五大夫吳晉之會黃池也舌庸與蠡率師沿海泝淮以絶吳路泄與舌音相近而字異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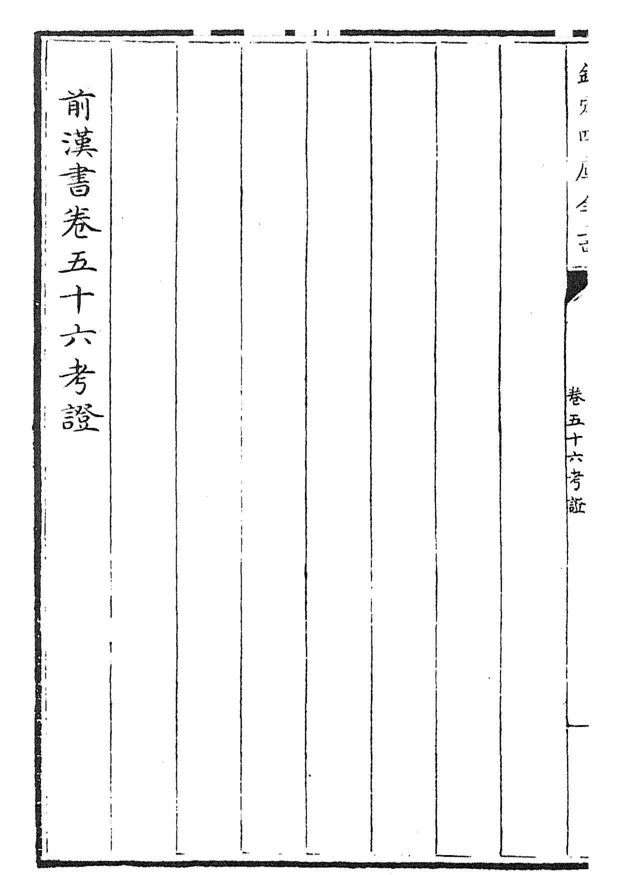
仲舒弟子呂步舒○宋祁曰古人舒作昌○按人字當作本又按呂步舒本書儒林傳及史記並同宋祁所見之古本作步昌者非也

其對皆有明法○臣召南按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

獄十六篇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應劭曰朝廷遣廷尉湯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即其事也隋唐志尚有十卷

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注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臣召南按玉杯以下並是書名而今所傳十七卷玉杯第二竹林第三凡八十二篇總名蕃露此先儒所以疑其書或後人採綴以成也蕃露之義崔豹曰

古冕之旒似露而垂


前漢書卷五十六考證

謹案卷五十五第三頁後八行爲北河作橋梁也

刋本北訛此据史記注改

第九頁前二行晋灼曰水名也刋本名訛者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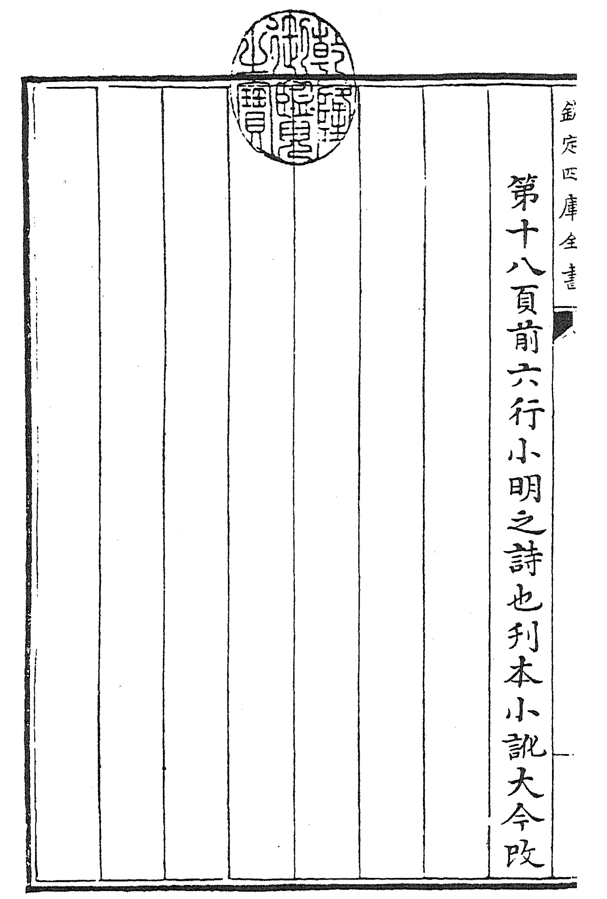
第九頁前七行麀牝鹿也刋本牝訛牡今改

第二十頁後二行屯朔方刋本脱方字据監本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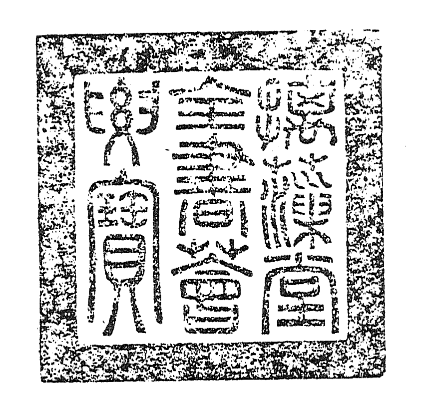
入

卷五十六第三頁前七行施音弋豉反刋本弋豉

訛之鼓今改



第十八頁前六行小明之詩也刋本小訛大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朱烺